

六十年代的情懷 (二)

楊永漢(信報，2016年11月12日)

我們幾個老友，經常有突破發現。一次發現有佛堂逢佛教大節日會免費提供齋宴，只要拜佛後，隨意供養就可以吃齋宴。我們幾個知道後，如獲至寶，佛就一定拜，供養多少則忘記了，但齋宴就一晚吃了兩三巡。主持人只對我們笑笑，沒有限制我們吃完再吃。

樓下有兩間商店，一間「樹記」，一間「勤記」。樹記很拘謹，買賣都沒有笑容。勤記的女主人，是位非常好客的店東。我們在店內走來走去，她會突然拿一粒糖或一塊餅乾給你吃，不收錢，所以，我一有空就走到勤記流連。有次，老闆娘索性說星期日關門，一起去美孚游水，車錢，午飯，她全包。一群小孩，就多了快樂的童年。我們一班小孩收養了一隻小狗，也是老闆娘改名的，叫雲山。後來雲山給毒販打死，從此我就不願養小動物。由於老闆娘太慷慨，商店就最先結束。

我居住的鄰近樓座，有兩間冰室，「海山」和「慈雲」(名字可能有誤)。海山冰室是自己制作麵包的，一般是雞尾飽、菠蘿飽和蛋撻。一毫子一個麵包，毫半子兩個。有時和同學一起買，有時兩天才買一次。賣剩的麵包和蛋撻，店員會用手壓爛，再倒入垃圾桶。有次同學帶我到海山門口，等他們壓麵包，我說倒落垃圾桶後，怎樣吃。他囑我不要喧鬧，等著看。店員拿了剩餘的麵包，還放在盆內，忽然說，忘了拿東西，轉身就離開。我們一哄而上，拿了麵包蛋撻就走。店員回來，用手壓碎麵包和蛋撻，放進垃圾桶內，多謝店員的慷慨。

同層有位世叔是在酒樓工作的，若那晚有酒宴筵席，他都會叮囑兒子叫我們在他家中等待，他會將筵席留下來的嘉肴帶回來。我們一般是晚上十時睡覺的，但這些日子，母親都讓我等待。每次都有驚喜，我最愛是鹽焗雞，還有中式牛柳，有時還有魚。當然，是主人家先取部份食物，剩餘的就是我們小孩的消夜。現在想起來，這些幸福的回憶，原來是吃廚餘的廚餘。順帶一提，在等食物時，小孩子最喜歡聽的廣播劇，是「大丈夫日記」，主角是林彬先生。林彬在六十年代暴動被謀殺後，我就很少聽廣播。

當時中央球場還是泥地，有沙石，我們一群小孩很喜歡到球場玩泥沙。忘記了誰建議玩「擲石頭」，兩群人互相擲石。最初很高興，我抬頭想看看情勢，一站起來，原來石頭已在眼前，即時血流如注。哥哥很緊張，背著我飛奔回家，我則哭聲震天。母親很擔心，但鎮定，立即叫了幾位同層的「師奶」過來。我還在爭紮痛哭時，三個女人抱著我，兩位即時用人奶為我洗傷口，然後母親到祖先神檯取下煙灰，灑在我的傷口，即時止血。將我放回床上，靜靜的看著我的反應。真的感激多謝我的鄰居，額頭上仍留著疤痕，同時留下了別人的關顧。